# 元祐黨人傳

# 元祐黨人傳卷第七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 臣 陸心源纂

## 李新傳

李新字元應四川仙井人自號跨鼇先生元祐五年進士劉涇嘗薦于蘇軾命賦墨竹口占一絕立就累官承議郎南鄭丞元符三年五月十一日上書曰臣伏覩詔書以四月一日日蝕許中外臣寮及民庶實封言事者臣學闇識陋不能深明治亂之原謹條當今急務析爲十事以應詔書所求伏維陛下裁擇臣

闢天不言示人以象天子繼天故應天以實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爲古人之禮經其誣甚矣春秋書日蝕書之而已不言禳禬之事而左氏乃有用牲用幣擊鼓馳走之文書曰建用皇極謂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洊臻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薄蝕是也而古人乃有避殿撤樂減膳之事是皆不求其端而修其末不推原其失而狃習之臣所謂行無用之文以弭昭然之戒循先儒之腐說以爲古人之禮經者此也逖者四月丁酉朔日有食之在畢八度夫日宗衆陽而象至尊四月正陽純乾之

月也陽生於復至於巳則陰爻盡矣陰爻盡而猶蝕明陰侵於陽是猶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不可以不慮也臣竊念陛下出膺寶緒乘龍御天純乾之象也朔一月之始也即位人君之始也天其或者警陛下於其始耶春秋謹乎始所以舉其終君子謀於始所以慎其事方小毖求賢以爲助訪落謀廟而後行綸語之敷初自微以及著渙號之發亦惟行而弗返一設不當則舉棊不定再慮莫中則置器非安汨河之源而流卒於不清亂絲之端而末至於不理此陛下所以思正其始也仰惟陛下仁孝洽聞睿智有臨而更

求已躬之闕失大新憲度刋去弊蠹而復咨政令之臧否欲分左右之忠邪故未卽乎正殿而知親賢之爲急欲明風俗之媺惡故未加乎元服而知民事之不可緩厥垂淵泉而懼上之德澤不下究大闢言路而恐下之疾苦不上聞雖舜之紹堯中宗之繼太戊孝文之起代邸稽古願治之意不過如此而臣竊有議焉自臣結髮讀書彈冠從仕釋負薪之憂而際大官之廩者已十年矣目之所覩者信以傳信耳之傳聞者疑以傳疑屬在遐僻叩閽未得流賈生之涕抱嫠婦之憂蓋亦有日矣丁紹聖有爲奸臣擅命朝多忌

諱殺身亡益而狂狷之論進不得吐退復鯁其喉而
不得下見庶人之議於道商賈之謗於市則又與國
包羞而懷憤也幸今陛下揭至公之路求直臣之口
臣雖疏愚請筆以獻非陛下敷寬容之衆所右臣言
者臣嘗謂方今之弊權綱不在人主責任不及宰相
朋黨之風熾諍諫之職輕上不素養而用師不素慮
而出土木之役興財利之臣進西南亡備以虞倉卒
之變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遠士下吏不識國體
謬悠之談欲以上移天意動悟萬乘午夜甲帳乙其
處以給篇是非野人之芹則遼東之獻豕者也何謂

權綱不在人主自古固有專之者矣政在陪臣則諸田分齊政在大夫則六卿分晉在房闥則拱手在外戚則跋扈在諸侯則僭擬今之弊釋此而在宰相爲以知之臣嘗見其挾天子而報私仇搜大臣而生死之鼻息干雲端芻狗視同列臺諫斂袵道路側目方哲宗皇帝春秋鼎盛可與有爲可與無爲者也不於此時輔弼以仁義啟沃以道德今日兵革明日祥瑞是進之以好勝喜功之心而萌夫驕汰之志則聲色之奉臺榭之樂無所不至矣是蠱人主而奪之權也此與夫言天子不宜登高登高而國耗不宜閒暇閒

暇而觀書者同也且神考憲度利於民者不一元祐諸人變更倒易失之太銳既竄其身又錮其家廢置其子弟蹊田奪牛不已甚乎於是排元祐者進士取上第小臣得要官有可以遝緣借交者反復探導而躁競之士爭致其身非善擬人主之權者不能爲也瑤華之廢哲宗皇帝固嘗訪之宰相矣禁掖秘嚴事不得聞而一言喪邦焉用彼相乃至設鉤摭以防民口引羣小以固本根恐其權分則虛右揆而無所膺拔欲膠其權則植輿援而不恤公議黨已著矣而田蚡之除吏尚未盡門如市矣而欽若之子壻尚撓法

作福作威塗人耳目尙賴法度磐固嚴密周慮遠顧而承平之人不敢變名姓以復讎養刺客以爲用七首雖銛利不得發盜賊之嘯不堪激民以首事臣恐久假不歸專之不已而堅冰之漸養虎之患虞在後日則是辨之不早爾昔吳楚七國反以誅晁錯爲名侯景陷臺城以誅朱异爲名祿山起范陽以誅國忠爲名今天下嗷嗷亦必有指宰相以爲名者臣願陛下收還權綱總攬在已賞罰之任名器之重雷動淵默出神入神端持太阿無授人柄豈惟天下之幸而亦宰相之重幸也何謂責任不及宰相古者三辰悖

序水旱失時災重生變疫癘迭作盜賊竊發蠻夷不
賓卒以咎丞相丞相亦以不稱職上印綬乞骸骨避
賢者路天子勉留之曰君上書歸侯印乞身謝事是
彰朕之不德其專精神遹醫藥强起視事以輿朕其
治丞相固請則賜之以養牛上尊酒不得已而許之
則杜門省愆免冠待罪甚者曰朕未忍退代其審處
焉則丞相自殺淮南衡山稱戎而公孫自以爲無功
居位使諸侯有畔逆之謀平原東郡民多餓死而魏
相亦以奉職不修致災害未息永徽中自三月不雨
至九月而張行成告老焉熒惑守心而罷方進日蝕

而罷王商問牛喘而丙吏以怪丙吉閉坊門而滔瀰者以辱再思方今丞相殆不知此而朝廷亦不以此厲之高堂鮮言務養崇貴曷與尸而視之社而稷之乎稽考程案顧問鹽米㠯與什已者游而若己者趨乎八座議事而丞相睥睨如以鵰挾兎則一切嫓嫛氣焰十倍寒熱自殊則模棱以求苟容伴食以希無責其關和事忍垢者又比比也始霍光謂蔡義可制故引以同職林甫謂陳希烈可制故援以知政若是而朝廷何賴耶頃者河北水災數地千里蕩室廬汩牛馬老弱轉徙箱筥錡釜箪䈰籃縷號泣道路州縣

畏其聚而無給則更勸而遞遣占富人之田者未暇耕鑿而死者已十八九所謂賑濟之法第云空文爾自雍以西米斗千錢而京東西物價翔涌兩蜀巴漢之民採椽實屑木皮以充其腸而屋無尺椽突無燧烟獸游於市鬼哭於庭死者若蟻潰麻仆殆不可以占而記也朝廷曾不以此責宰相也宰相亦不以此謝而去也臣願陛下用鎮撫燮理之任專責宰相則天工人績庶幾乎熙而理百辟卿士庶幾其率厲此國家大體非愚臣之所能條布也何謂朋黨之風熾當堯之朝有舜禹稷契臯陶太戊之朝有伊陟巫咸

文王之朝有閎天太顛散宜生武王之朝有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宣王之朝則有山甫申伯方叔召虎之徒然不聞其有比周之歎何也臣嘗謂朋黨之原始于東漢盛于唐甚于本朝爲患最大而最深者也方今其標榜曷止三君八俊其熏熖曷止八關十六子其禍之起曷止李杜其憾之結曷止牛李退休偃月而經營擠報者纍纍皆是也背公死權佩劍相笑飴漆不能過其密神鬼不能窺其奥張弧於前設穽於後其甘如薺其裂如蝮笑陰藏刀盃酒殺人者纍纍皆是也自古士植朋黨卒死於朋黨風俗薄於朋

黨由朋黨而亂法者非一日也一黨去一黨興根株蔓延不可芟薙天子巍然其中爲之證佐而已旣排其人則反其言其言反其法變勢不得不然也且進君子退小人太平之本基可則因否則革天下之良法前日之士無賢不肖一切目之曰元祐黨訴之惟恐不力前日之法無可與否一切目之曰元祐法變之惟恐不盡逐之惡地褫職削階者五十餘人黃緣薦舉從而遷罷者又不知幾何人也始時讒娼之人爲十九章以激怒哲宗皇帝和之者緩緯如織雖嶺南若人蒙罪以去迄今天下不知其由謂其有姦謀

則昔漢桓帝之立止於殺李固唐憲宗之立止於殛八司馬不如是之甚也然猶明告天下咸使知之夫惡不可赦嫉之者與天下同嫉之也棄之者與天下同棄之也奈何執政者實以攻黨而反以罔上又以罔民者耶元祐訴理欲其改過不吝俾之自新捨此亡他意也日月之食而更則人皆仰之惡人齋沐猶可以祀上帝而舍國君之盛事使過古人之用權者也前日設訴理所執政者取刻薄吏司其職抉剔紫牘吹求疵病緊指而摘之所雪者輒報罷而註誤者益張也是豈聖人記功忘過之義耶夫治道惡太甚

見淵魚爲不祥苛核至則不肖之心生疾不仁則爲亂之心速況已淵躍之矣而復治之何也是所以闢告訐之門而長怨讐之府欲以此召迎和氣弭甯天災得乎茲朋黨之弊也且自古及今人不勝天人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此忠邪之分枉直之判所以待於陛下也陛下臨御之始召元老於外咨以大政海隅蒼生咸謂直道更興正人在上而猶懼張權輿作坦腹之謠劉宗爲有掠麻之哭則人主疑之而不察昔小白問害霸於管仲曰任賢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者害霸也唐文宗謂宋申錫孤直擢

而任之王守澄誣以不道幾彿免死此又在陛下待之以不疑而察之欲其至也何謂臺諫之職輕者御史大夫次丞相司諫亞九卿皆天子自除授非以時薦而時用之也非限乎資格也故名其居則曰御府或曰肅政臺名其官則曰中執法或曰大司憲嚴其任則爲風霜也端其本則曰綱紀也分左右諫諍輔人主格非心糾百官不如法如豸之觸邪如草之指佞敕容其批也詔書許其封還也裾容其牽而止也檻容其折而勿治也何者司聰欲聰司明欲明使天下之情上達上之過失以時而聞元首之耳目不

壅蔽而亡飾非遂事之失假之以疾惡之權而實自以爲助者也若人君自聖於不諫而宰相怙升沈之手以閉拒公議以臺諫之官結舌飲忠約時情以去就殊未免過盾門而大嚼立仗馬者不斷苟可希片言之助爲能進君子沮排小人也哉然用之非其人則將據要津以自保而一切觀望假道烏府以爲清要之津委靡備位否則懷怨隱慝席風聞以報其私而爲之地者又安其說而不疑是非奇衺雖貴於匹夫之齒牙此被繡仗斧者所以不厭其心而至公之柄返困於倒持者也亦未聞朝廷以直敢養士氣而

俯仰寵披與之温言賁之禮物以吐其骨鯁開白獸以助勁力賜黃金以比精厲而區區言官猶巾中女三日婦卷懷皂囊而伏蒲請劍寂世不聞其人矣亂之初生臺諫爲虛名亂之又生臺諫爲備物鄒浩以言立后事得罪中外之士怙於故常學爲轅駒安於參蕃容容日久一聞其風則或笑或駭立朝右者或目而憎之嗚呼古人之所甚易行今人之所良難知此衰世之弊而見於華旦者甚可傷也夫世無採詩之官以拾民言又禁之使不得言道無朝端之木以習士書又禁之使不得書賢良科廢而人吞直聲匭

函名存而士司冷局天子所賴獨有臺諫官爾臣竊謂哲宗皇帝強明疏通不待剛拂而曉者大臣專恣箝塞言路外峻刑法以拒脅來者士欲全身遠害呼吸以終天年者亦不肯自投諸淵然而鼎鑊白刃若置之通達付之士師考其疏論萬萬不中則坐之誣罔士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何憚而不爲耶近者陛下擢豐稷孫諤龔夬陳瓘等列陛斷自聖知大協羣情臣願陛下每於閒暇之時旁採清議厲名流躬自拔識不以付大臣使行私恩以叛公正而臺諫士自以爲天子門生則效誠竭節於萬鈞之下而無喪之正

直晨風之飛集足以跨越古昔茲事體大伏願陛下
不以爲臣言愚而力行之亦社稷之福致治之本源
也何謂士不素養而用古者開石渠東觀以論經天
祿以讐書宣室承明以訪問皆天子自育人材平居
無事養之有素一旦加諸上位使之陳力就列左之
而宜之右之而有之以爲相而廟堂無備位以爲將
而閫外無敗績使之昌言則眞御史也使之居百職
事則名卿才大夫也置之近侍則正人列之郡國則
循吏其末用也則或目之曰此國寶此南金此清廟
器此明堂材此千里駒八主振其侶若鵷鷺高其選

若瀛洲時雨之保護菁莪之棨育而嚴穴幽隱玉彩呈露下僚英俊錐囊顯脫號爲得人之盛而三館之士天子往往徵幸其處士布衣得占詩進見載之軺車導之金蓮使參鈞天帝所之遊以激獎英氣故拱把之杞梓有干雲之志而一班之於菟有食牛之量或飭假笏得盡閑燕而內相帝聰日聞所未聞矣非養之有素試之亦有素矣今郡國庠序之地以家老圃大學教化之原以宗游譯謂假時十科適增長浮競而日者宏詞又關通權要其與選者皆近臣之子弟

四方寒士才力雖高奈有司之不公不明者何自丞轄而下府寺之要臺閣之妙至一牧守一監司遷除補敘出自權門天子領之而已且管晏之智不可以方伊尹呂望伊呂之功不可以擬風后力牧騏驥千里駑馬十駕洪鍾百叩沙石一擊人之才器之相遠也非自今日矣驟而談兵則趙括不可以將驟而用客則舞陽不可以使司晨必雞吠盜必狗織必婢耕必奴其所以養之者乃求所以用之也臣謂粹美王道粉飾治政卿雲黼黻以昭回雲漢之章盛時豈乏人而代王言操帝制者詞氣卑弱反觖國體俗失之俚輕

失之誣粃糠我制度斷絕我繩墨所謂大雅溫厚之訓簡諒易直之文或近於嘲罵不幾於攘臂而捽之此識者所怪而流之遐陬適資外夷之笑也至於治河者以河決奪官奉使者以辱命削職廉吏十一貪吏十九民社之託筦庫之寄污穢鄙媟吏議而去者畧無虛日夫蟲莫知於龍劉累豢而畜之獸莫戾於虎梁鴦養而馴之士不可養歟亦不可用歟以楚猶多賢臣以衞猶多君子皇宋造邦百有餘年文物之盛比蹤三五非楚衞區區小國之比而一職之闕綫急擇人則天子假名器於近臣斂恩意於私家大起

寒滯之歎甚亡謂也臣願陛下養士以歲月日與二三元老講論人物磨礲漸勸取其姓氏書之屏風覆之金器舉而用之以爲治世先務從民之望以新天下之耳目豈不偉耶若夫朔方節度得其姓不得其名歟後鄭五有其名而亡其實除韋巨源而朝廷解體用牛仙客而士大夫養恩房琯有浮虛之名崔湜無經濟之畧是又人主不可以不戒也何謂師不素慮而出臣遠不敢舉三代近不敢舉五季其開疆臣專封而割據山河如魏晉之時則臣不復借喻臣嘗謂漢唐之地廣於本朝而法制不及法制不及雖多

奚爲也漢興封建子弟大啟九國燕代有鴈門以東齊趙有常山而南梁楚奄龜蒙而有之荆吳擅江湖鹽鐵之利淮南總山澤之富諸侯之國聯三陲而控胡越天子止有三河江陵巴蜀雲中隴西凡十五郡而公主湯沐列侯之邑尚在其中唐列藩鎮以爲輔而大歷貞元以後益更恣橫田弘正盜有魏博王氏盜有成德朱氏有幽薊李氏有淄青劉氏有宣武吳少誠有淮蔡或一傳或再傳或三四傳或一姓或再姓或三四姓四郊多壘唐天子號令所通者不過河湟數郡是四海之遠賦之所入者十之一二已遠惟

祖宗深鑑漢唐之失以立法貽孫謀而不窮內無封建藩鎮之失外無戎人侵擾之患坐而守此萬世帝王之業也以中國之實甲兵之利可以坐撲四夷而祖宗不肯輕舉而輒發者智慮深也澶淵之役豈得已哉方今用兵連年不解靑唐順義散而復圍是得其地不足守降其王無所用之勞民費財職此之由永念神考之志謂羌夷驕黠爲日已久侵暴我黎庶虔劉我邊陲天威震疊欲待時而動舉無遺策睿謀神算臣愚不足以知之然臣竊觀夫積粟如山是取於民有制也宿兵於農是教於民有法也志已先定

矣計已熟復矣糧已積矣兵已練矣一舉而用之豈無成功也哉今廟堂之上倉卒造次築一城俘一級喜見顏面賚予四出使之拓土至玉門列張掖酒泉武威等郡如漢武帝時若是不知朝廷何以爲賞也日者固常妄發救援行軍死地老師費財關輔空困是皆慮之不素也且今叩關請命未必不包狼子之野心而築城受降未必能斷匈奴之右臂而又契丹輔車相依縱觀勝負强弱之勢徐起而乘我此尤令人寒心今欲進兵亦未可釋甲亦未得臣願陛下遴擇良將堅壁以守少休士卒訓練加勤積粟邊鄙待

時而動以追述神考之志所謂萬全之師豈不韙耶
何謂土木之役興臣嘗論大禹之卑宮室不如堯之
茅茨不剪武帝啟千門萬戶不如文帝惜中人十家
之產以禮考之天子之制有三朝有九門以考工言
之夏后有世室商人有重屋周人有明堂其度如此
而已治人事天以養體者亦惟如此而已洛邑之營
止均諸侯之會不聞其爲游觀之美靈臺之作止同
庶民之樂不聞其崇私巳之奉蕭何治未央孫盛之
論以爲開後世之侈楊素營仁壽裴矩之料以爲必
婦人之說諸侯黜至大夫倉則知楹不可丹春築於郎

冬築於圓則識臺不可爲故阿房就而大盜興紫閣城而國用竭驪山幸而荒墟光成而亡以至鹿游姑蘇香分銅雀未逃風雨之避而招兵火之變再行宮室之場而增不黍之歎者古數有之殆未可法也通者月臺之造龍艦之制以般之斤工輸之巧晝夜雜作丹砂曾青之所闘紛香埶柱楣之所紛弈礙金玉以豕第爲步割龍蛇以飛走爲戲陶甓倍於南山之土釘頭多於太倉之粟以鬼爲之尙惜其勞以人爲之皆知其不可而又築飾物御增崇佛廬夫司農不能供無厭之求諫官御史未嘗有一言之及閹寺希

寵則樂成奇麗以蕩搖天心庶幾荒淫不度顛倒裳衣以滋禍亂之芽而探矯命令與外朝政以隳祖宗之法者在旦暮也幸陛下繼統以清躬先天下黜淫靡之觀究文敎之蠹前此者已罷而勿居則後來者宜勿啟也臣伏願陛下日愼終戒防微杜幾書無逸爲元龜置欹器於座右仄席儒者而與之考古今成敗之由疚懷民力而躋之仁壽之域則堯禹之至德孝文之恭儉亦陛下所當行而不爲異者也何謂財利之臣進夫先王生財有政理財有義而論道者以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毀禮者以爲貨惡其

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使養天下者揣本齊末厚於人而薄於已知所謂不貴難得之貨則雖錯黃金白玉以翼而不能飛借明珠以脛而不能走非特使民不爲盜而已也知所謂不必藏於已之意則家給人足猶吾之胠篋而掌握盈虛來如江湖積如邱山不加焚燒無所藏之非特惡其棄於地而已也季道末世經營天下猶寒家細民務爭錐刀而有司之咨賢士大夫不敢輕議其失得則桑宏羊起而爲公卿皇甫鏄進而至宰相言利之臣得志矣且許行以滕君有倉廩府庫爲厲民而託史者乃謂倉有紅腐都有

朽貫爲富貴之美談王制以爲國無九年之儲則國
非其國而鑿古者則曰鉅橋之粟洛口之穀爲興王
之資則財用之積散與夫取予之多寡果在於時君
世主因事趨變不拾狼戾爲有餘不強隕穫爲無節
求適於當而已夫以父攘子則必貧旦旦伐木則必
微而寡婦之利童子之餉無非吾國與天下也若生
之而不傷厚之而不困使之襁戴負各滿其意以
歸見於聲色此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以來所以父母
子民其愷悌忠厚發以詠歌傳以金石以至于今而
不衰也方今利空百出臣不敢徧舉獨指虐民之大

者一事爲陛下畧陳之且摘山以爲茶民之朝暮不可闕也議者以謂戶部之計茶利歲入不貲邊防之用仰此以爲喉物之咐故朝廷假其權大臣恃其勢而司其事者遂桀跖之徒奉其法者行水火之政臣官漢中目擊其事利之所在民賴以衣食得之則生弗得則死未易可遏也而比年禁其私販五木巨械鉗首貫足考一逮十考十逮百囹圄無虛刑餘半道而冤痛之聲至不忍聞夫臘茶之直數十倍於草茶而其罪惟均細民輕以觸法自昔然也今官賤其直以市園戶不吾市者爲私售酷其威以脅州縣不吾

從者爲沮法陛下試令諸路提刑司具斷獄以上聞則緣茶事坐者十倍其他也交通貧富貿遷有無商賈之職也茶事半天下則商賈不通商賈不通則關市之征廢他司歲計日朘削矣而又月計軍儲官吏之費歲總侵欺失陷之數其所得者僅償所亡是所謂朝四暮三剸膚肉以啖口者也至於縣官苟且旦夕之謀則抑配良民以肆積滯而他司按劾所不得與鋪兵爲盜賊之淵則轉寇良民以贍口腹而有司坐視所不敢詞故每茶使一過則聚黨族誹思鬻其肉噬其臍呼天而詛操矛而逐之何啻十目所視十

手所指奈何朝廷益亟而委之臣所謂財利之臣進者斯人之徒與陛下之遠民忍不聽此而矜恤之耶閭閻之疾苦此其大者如陛下以爲鹽法之壞未復國用猶急於茶利又神考已施之迹不忍遂輟則宜求長厚之吏以補使者少緩法禁支計博買外許之通商則德澤下流孰有遠邇耶何謂兩内亡備而虞倉卒之變夫患生於所忽而燕安爲鴆毒之懷壞防之水始於蟻穴搏飛之鳥擎於桃蟲故聖人於萃聚之時除戎器於既濟之時思患而豫防之今朝廷惟知備西北而不知西南之可備也且自威茂黎雅以

南正古之南詔南詔西北接吐蕃北抵巂州東北際黔巫自唐時已更臣而數叛閤羅鳳之攻雲南劒南節度鮮于仲通乃有白厓城之敗天寶中與牟尋與吐蕃并力入寇令其下曰爲我取蜀爲東府杜元頴治西川王嵯巓乃悉衆掩卬戎巂因陷三州入成都止西郛十日掠子女工技數萬引而南今南蠻種類已雜而不合西戎道里自梗而不通其勢不能并一然國家晏𡧘日久兩蜀之民數世不見風塵之警白首休居㧾子孫以待盡賣劍買書廣弦誦以竟日外戸弗闔而無有犬吠行人千里而不持寸及恬玩已

久臣恐一旦有急則劍外州縣爲蠻夷區落是入無人之境而莫之攖拂者矣臣蜀人也知之詳矣嘗見乞第冠瀘川黃阿丹冠茂州上煩朝廷命帥遣將而飛輓之饋一方騷然今蜀兵驕惰不可使飽稍飫豕十九如狐朔風正嚴緩步一舍已呀然汗矣萬一有變是決不可使也蜀中守邊者因仍微倖計歲月蓄香藥屏馬以去不問其他萬一有變是決不能守也以至有城池而無樓櫓有金鼓而無嫺習矛楯以脆易長弓矢以柔易堅甲胄爛潰而不復治障候弛杳而不復明萬一有變是攻與守皆無其具也比年峨

肩蠻獠以關市不平卽包人民掠牛馬以歸兩林蹪至挈工徒鑿山開道直趨廬山以市珠馬爲名其意果安在耶使之有飮馬岷江之志而吾兵不能戰邊無良守戰與守又無良且則斬狄山之頭據騎刼之兵出入自加蹂躪數千里之地而民畜爲之一空矣臣所謂西南亡備而虞倉卒之變者此也伏願陛下勿以臣言爲迂謬修守備益屯戍選淸白知兵吏以鎭之斯遠人之福也何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昔賈山謂秦以不聞其過失而亡故杜牧之曰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春秋書梁亡左氏言自取之也穀

梁爲心膂耳目褻大臣背數梁自亡也周之天下自
東王下堂平王東遷而周室遂微其亡也非赧王之
罪也秦之天下自二世嗜弱趙高專恣其亡也非子
嬰之罪也西漢之亡非孺子也兆於元成之不斷東
漢之亡非獻帝也由於桓靈之不君唐自代德姑息
至昭宗而遂亡夫人之受病有在榮衛有在四肢有
在心腹然非一日而成也在榮衛四肢則心腹爲之
不甯在心腹則四肢爲之俱廢榮衛四肢之疾緩而
可治腹心之疾急而欲急攻之也望色聆音以知病
所從起不待疾至而治謂之良醫朝廷天下人主之

一身也仰惟太祖太宗之德澤固結愈遠神考之紀綱維持不絕固無有受病處蓋嘗治之於未然而已臣試言之夫黃河貫地中猶人之榮衞邊鄙猶四肢大臣猶心腹築隄以壅疏渠以泄然後河乃安流或決於東或決於西譬榮衞之不通故結而爲擁潰緩而絕繆絡治河者不深窮其利而苟簡一時之功是諱疾於榮衞也芻粟不繼如筋不勝將不知兵兵不知戰如骨不勝今邊鄙之臣或虛張戰多或擅棄所得苟目前之捷而不設久慮是養疾於四肢也前日大臣口恃顧命頗有德色貪天之功以爲己有臣言

之於前矣上賴左廟右社之休山川百靈之助而權
臣搖手不得不幸而有他變則莽之文詐操之姦雄
崛起而萌亂矣是藏疾於心腹也一身而有此三疾
臣所謂內外相蒙而有衰微之漸者此也陛下即位
神器攸屬人意所歸而又文母厚德儀坤徽音嗣世
沈幾意表而同天道之還扶日虞淵以赫下土之照
共斷大務而施設注措人神僉同則不必巫咸和緩
之術滌腸級腹刖後萬金反魂起廢於急遽尋常之
間彼榮衛四肢心腹之疾徐診而治之鍼砭所及聚
毒供事尚未爲晚也在陛下施之何如耳且今天下

如磐石泰山陛下求直言而臣以自古危亡之君以爲陛下之鑑不已過乎李雲露布罔訐矣而桓帝止以不諱何語爲口實韓愈表佛骨固切矣而憲宗止以天子天促爲乖刺是二君者有拒諫之實而無好諫之名安足爲陛下道哉臣釋耒西山立朝無葭莩之親負笈賢關終歲惟雅言之學貧無以自資而載色載笑獨於借書乞火居下位不能媚上位以釣名沽譽所養如是殆一木彊人耳如上所陳皆朝廷已行之迹衆人之所不足言者無裨聖政之萬一而祗自以爲勞伏維陛下天縱之聖自誠而明既恭默以

思昭曠之道又緝熙而成光明之學昔人求禮於野
人求道於瓦礫問迷於童子每況愈下謂愚者千慮
或有一得而臣之井窺管見區區欲罄而終未能已
也臣嘗惟天下之事莫尙於密聖人之功無易於勤
昔陽處父言狐射姑不可將晉君以其言告射姑射
姑刺處父於朝而奔狄高宗欲廢武后卒殺儀案此處有
缺佚且爲容之仰舉趾之高儀可觀也而易測其中前
在馳逐後在音聲志在內也而或見于外人君可以
富貴生死天下之士未發其機而人已逆而合之矣
況以不密者乎故臣願陛下尙密則無過事明皇之

初銳意勵精誓復貞觀之治而開元之間號稱太平晚節怠荒聲色游幸失道敗度於天寶之末可爲歎惜夫禹之勤于邦文王之日昃不食非謂其勤于始而已始始而終終也十日暴而一日寒百年爲而一日廢適遠中畫與不適同深耕不穫與不耕同故臣願陛下責勤則無棄功若夫血氣之戒精神之用隙不在大失不在小永惟陛下深思而長念之則天下幸甚臣誠狂妄干犯威顏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崇甯初入黨籍邪等尤甚羈管遂州大觀三年三月赦書與韓維等九十五人同出黨籍並敘

官宣和癸卯累官貳郡流落以終建炎三年以其子時雨訴于朝紹興五年贈朝奉郎郡齋讀書志九朝編年備要通鑑長編紀事本末繫年要錄二十五卷跋鼇集

# 元祐黨人傳卷第八

誥授榮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廣東南韶連兵備道調補高
廉道權福建鹽運使司鹽法道加四級臣陸心源纂

## 扈充傳

扈充四川人元祐八年知利州長編四百崇寧三年已故坐元符末應詔上書詆譏謗斥得罪宗廟入黨籍邪上第四十一人楊仲良紀事本末

## 張恕傳

張恕字忠甫文定公安道季子也力學自奮鄒浩道鄉集與蘇轍蘇軾王鞏相倡和轍嘗贈詩云人生不讀書

空闊一無有歎君常齋居書帙滿前後開編試尋繹閱歲尋當審縱橫畫圖出次第宮商奏汪洋啓江河耿恭在林藪興亡數千歲繹絡皆在口累官寺丞崇寧元年以朝奉大夫直祕閣知蘇州明年差知齊州尋進朝散大夫管勾太極觀五月坐元符末上書謗訕落直祕閣降授朝奉大夫監高郵軍酒務崇寧三年再降兩官落職入黨籍邪中五年敘復朝奉郎管勾靈仙觀長編紀事本末參姑蘇志東坡人

陳并傳

陳并字巨中米芾書史祖執中宋史有傳元豐中進士紹

聖四年歷官某縣令上書曰臣伏承詔書以彗星西見大赦天下許中外臣寮直言朝廷過失此陛下敬天愛民罪己好諫之至也臣聞主聖臣直臣備員江外山縣窮僻之地心念朝廷不敢隨衆唯唯輒陳愚見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兵不事游觀不邇聲色不急功利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榮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近纖佞私好惡織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游觀惑聲色急功利尚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

惟陛下稟堯舜聰明之資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然進用之人或緣不用已而執仇或覬望大臣而陰助或元祐持兩端竊位幸用之人伺意希合豈免偏私臣昨聞牓朝堂不得附會言事其熙寧元豐無問賢不肖其所行無問是不是則曰爲同心稍言非非是便相語以指斥先帝則爲乖背中書舍人葉濤謂觀文殿學士安燾爲無甚過則以燾爲非奪職知光州權中書舍人沈銖以戸部侍郎吳居厚爲聚斂掊刻之人繳還詞頭則以銖爲疏羅織罰金夫詞臣以言而被責臣下又不得越職言事臺諫

爲陛下耳目官可以言而不言則是言路壅塞下情不通利害不達非太平之道也乃者彗星見于西按漢歷志有掃除之象又云其炎或短或長內爲後宮之害外爲諸夏之禍又記齊景公彗星見而泣晏子曰君無德於國穿池沼則□□以廣也爲臺榭則欲高且大也賦斂如攫奪誅戮如仇讐彗星之出庸可懼也是時詔皇后廢天意驗于上必當以人事驗於下聖心恐懼撤膳避殿赦宥辜罪求言悔過中外聞之卒皆鼓舞翔陛下因變而增修其德如周宣王之側身修行而弭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星退舍眞

皇咸平間有妖星見營室北詔令臣下極言得失仁皇以彗出亦嘗下詔求諫陛下今日所行以周宣宋景爲不足學而稽祖宗之盛言路開闢聖政日新忠臣義士將接迹而出遭際有道誰惜危言然臣聞諂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于耳有補于時譬如良藥雖苦口而利于病焉臣不避斧鉞之誅竊謂缺失其大有四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甚一也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二也百官趨時而迎合臺諫觀望而不言三也廷臣好談兵邀將喜攻戰四也所謂中宮廢居瑤華姬妾寵盛者臣

試言之陛下日象也皇后月象也日之與月天地陰陽相資之理而坤無以承乾則無以母儀天下一旦置之瑤華宮中外駭聞且舜使堯女能盡婦道文王以御始于寡妻今閭巷賤夫尚以出妻為恥況陛下為天地神明之主言而為天下後世法行而為天下後世則朝行一堂之上暮傳之四方萬里之遠夫婦之道微□乾坤理于風化豈可容易廢黜臣聞有過則誅若無過惡□□詰責不已不過放之別館誘掖誨諭使之改悔設□□言不過猜妬乃婦人之常情今幽置瑤華外宮以為罪大也則不置之死以為罪

小也則不應終廢且未聞別降旨選后天下疑之臣竊以爲昔慶歷中仁皇欲廢郭皇后爲庶人司諫范仲淹諫曰后者所以長陰教而母萬國不宜以過失輕廢且人孰無過陛下當論后之失放之別館擇嬪妃老者侍之俟其悔而復宮書奏不納明日又率屬伏閤論列上遣中貴人押往中書商量宰相順旨以漢唐有廢后故事仲淹曰上天資堯舜相公奈何以前世弊法累盛德御史中丞亦與宰相廷辯其非仲淹以言事出后廢瑤華宮其後上嘗密召郭后后欲宰相百官立班受冊方拜命今陛下規摹所期直欲

在堯舜之上豈宜復用漢唐下衰之時已弊之故事耶后決無大過也自可再冊后令復宮以協天人之願以正乾坤之位以著日月之象諒陛下非不知此遲遲未肯召者必左右毀之也必寵愛蔽之也內則閹官嬖倖助言其非外則百執事之人順以爲是下不能躋上于唐虞之盛而致陛下于有過之地以漢唐之弊法同其稱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願陛下俯囘天聽復正中宮之位使後日史冊全美天下幸甚所謂逐臣未見牽復臣下互立朋黨者臣試言之陛下以妖星譴告深自戒懼大施曠蕩之恩有罪之人咸

得自新至于殺人情輕尙獲全宥滌濯收召和氣奈
何被逐之臣尙未牽復人情未順天意亦乖元祐名
曰垂簾其實陛下自總機務事皆奏可然後得行一
時大臣念嘗爲陛下左右輔相雖趨嚮乖背不爲無
過古人言投鼠忌器□元祐之政更爲形比先帝則
今有所行亦不無形比陛下理宜顧惜國體乘此大
霈應□□舊臣召還近地漸復其職天下皆知其過
陛下容而貸之是增益陛下天德之大內外諸臣不
復分黨此一舉而數善得也臣元豐中擢進士第元
祐中實不蒙召用今日亦不敢干進故言之無嫌蔡

確之死當時士大夫私曰此太皇太后之意臣下無復敢言令劉摯蘇軾之徒放之嶺表瘴癘之地出大防死于半塗范純仁置之遠地其他竄逐紛紛不可勝數士大夫又曰上意也臣下又無復敢言是過則稱君善則稱己非所謂忠也夫人所學所守各自有趣猶不能齊也在朝廷用不用如何爾舜之命禹欲攻有苗益以爲不可周公之東征羣臣異議獨十夫以爲可王恢韓安國之論征伐張湯汲黯之同朝封倫魏證之論法度皆各有所見人主擇其可而用之未聞加罪于異見之人陛下天容地受父生母育無

一民非王民也無一臣非王臣也雷霆之怒不當于
臣下計較如天地之于萬物溥施無報父母之于子
有教無棄此天下陛下之天下陛下之天下乃祖宗
之天下前後用事大臣乃藉利勢利器恃爲己私公
肆喜怒以得勝爲快訩訩紛擾自爲朋黨非天下福
也臣願陛下召還逐臣選用正人改法行事姑務安
靜朋黨旣消則朝廷日尊人心旣協則和氣日生天
下幸甚所謂百官謟時而迎合豪諫觀望而不言者
臣試言之唐太宗有房杜爲相□□□諫近世如仁
宗朝容納諫諍其甚切直者董行□謫近不過三兩

月遠不過半年例行牽復或遂召用如此則忠臣肯言義士感激無所顧忌所以聞缺失守太平陛下繼人主守成之大業堯父舜子重規疊矩□□□聖作明述可謂已盛已盈矣已盛者必善守已盈者必善持宜其憂勤兢畏以保無疆之休幸天誘陛下之清衷韜養聖資有不言之敏德有不怒之神威終之以禮樂無復加矣傳曰治天下之要莫若靜□用事廉恥貪愛爵祿務肥妻子者紛紛如也其間尊君愛國以忠義名節自期千百之中無二三人且以近事

言之王安石爲相門下客常不下數百人安石能相則移之呂惠卿之門惠卿貶黜則移之吳充王珪蔡確之門逮元祐則移之司馬光之門光死則移之呂大防之門大防出則又移今日執政之門宰相意在東則東意在西則西欲財利則財利欲邊事則邊事隨事變轉隨口止落今之人材卑汙如此甚可恐也能言元祐之非能順執政之意者薦之登對其次堂除不能言元祐之非不能順執政之意者送歸吏部雖有忠臣義士無因得言無路得進近者所用言事官非執政門人則其親故同里之人言人之善必視

君相意旨之所必喜言人之惡必觀君相意旨之所
必惡助恩助仇至有章疏屢上不報而不□去就或
以不敢言而求他職或以親老不可言而求外補臺
諫側風憲不振良以所用非人之所致也如侍御史
董敦逸司諫郭知章乃是元祐用□之人在元祐則
不言元祐之非所以能安其身逮紹聖之□爭言元
祐所用所行無一事是乃獲安其身此兩面之人操
兩面之說非所謂一心事上者也鄉原之徒君子切
齒而若人偃然居之不自羞愧使陛下不聞過失助
百官以報恩仇敦逸知章負天下甚矣如皇后廢而

未復逐臣久而未還聚斂之臣復進閹官用事內降
妨公臺榭侈費民力殫竭邊帥生事士無廉恥釋老
害教朝綱未正法度未清役法未均水旱頻仍略不
聞力言繼言之不聽未見緣言事而出者低回苟祿
以要大用今所力言者不過暴斥垂簾之事多形瑣
碎之言一切迎合亦未嘗全是也仁皇初即位嘗詔
內外不許言太后垂簾日事詔之大略曰太后保祐
沖人十餘年間四海安靜紀綱不亂今言事者多挾
情迎合罔識遠圖靡循理體今後不得輒有上言庶
求先猷式敦教本此詔最爲近厚紹聖以後臣嘗覩

陛下有詔謂垂簾時事及元祐大臣有一切勿問之
語與仁皇詔書意合然而進用之人旣盛日與仇人
爲敵欲其必死而後已又希進干祿求媚取悅之人
不言元祐之失則爲背馳陛下雖有此詔其實臣下
不行陛下之詔意中書樞密今所謂執政官行六人
而閩人居其五先王之時取賢無方或取于魚鹽或
取於耕築或取於仇讎未聞止於取一路也中書侍
郎許將元祐爲翰林學士曰□班言見明日除尚書
右丞蔡確南行之□□今尚書右丞黃□□元祐爲
御史中丞□涉數年不知所救何失所爭何事設言

之不行則亦不可已已尋以事爲他人所攻罷職不知履何以自處或以先朝嘗以善財利稱而今復用或以詞詰辯黠而擢之要近如昨被責閹官不唯孳復更加寵用此輩只宜備使令不當使預中書政事願陛下察視多士惟賢是用潛消朋黨悉爲王臣招致直言虛心悔省法度求當無問新舊天下幸甚所謂廷臣好談兵邊臣喜攻戰者臣試言之今急功利之人多無遠慮但務以雪恥爲名挑劌起事徑入築城士卒不得休息轉輸絡繹於道臣恐勤兵勞衆雖得所侵舊境邊田無所用之所可憂者在乎內地也

莫易於取之莫難於守之蓄根器械積之府庫適爲其所資也以臣所見不若謹備自治以待之其太盛不軌之甚則戢戰之有名無有不勝其次俟其少衰當自歸服如趙充國之屯田以不戰勝之也陛下自兌西顧之憂有榮無辱然後選忠厚政事習敏老成之人爲之帥則得民之心一可當百兵儲馬飢用無紀律雖口而使之戰百不當一今鍾傳江外書生始爲李憲門客因緣得官素號輕浮今以一方重委之又以館職誘之可攻可戰有進有退不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不唯無功恐辱國命熙寧初當稱議事不

合罷相去之日告先帝曰陛下二十年莫說用兵王安五事書一曰和戎是皆天下安靖肥富而後可以言兵也所謂莫說用兵者非不爲兵備其意謂先帝熙寧初即位未久歷事未多天下未富未可輕用其民逮元豐間陝右五路進兵有靈武之不利永樂築城有徐禧之敗事先帝謂在廷輔臣曰作事如此之難邊奏至屢爲泣下信乎邊事不可容易民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知也臣前謂大盛不戢則戰戰之有名無有不勝此自投禍也故取之易其攻僥其少衰自當歸服此前世驗也凡言禦兩

戎之策多以斷西北交結之勢漢武帝命衛霍屢空其巢穴列爲張掖酒泉武威燉煌等郡魏晉以下赫連等互據西河涼州之地奄有靈夏唐開西域始復其地置都護節度僖宗以後例授功臣五代擾攘封李仁福爲西平王我太祖經略四方未暇遠略故彝興尙世襲節鉞至四世外繼遷叛盡據夏宥銀綏之地淳化中始納欵歸服太宗易姓改名籍于宗正至道中復叛景德中又叛其子德明尙孤幼又値契丹北和無以爲援懼我朝廷併取乃堅上表以示臣服眞宗仁慈寛量不惜盡夏數州之地遂以爲定難

軍賜以西平王號使當時乘其勢衰力敗有攻必取建州邑置靈武安西都護府擇帥之賢者且制且撫則沿邊鄜延環慶不復有今日之患其間元昊僭號遣楊守素入朝納旌節犯延州執劉平石元孫又入渭州界好水川殺葛懷敏諸臣以所見戎虜叛服往來不常正如虎豹之性不足怪也德明之衰弱可以攻攻而不取元昊之僭可以問罪而不問所以養成其惡也今西戎謂之盛則有罪謂之衰則不臣宜選帥訓兵謹備斥候俟之歲月彼當自屈服歸疆置都護府廣開營田足食足兵攻守兩得以永國家之利天

下幸甚臣所陳□□願陛下稍霽天威俯納而行之
負薪之賤或有廊廟之語陛下自視孰與成王賢且
成王有周公旦爲師召公奭爲保又有閎散之徒朝
夕講道明義爲欲致其君於堯舜之上身不比褻佞
纖巧之小人耳不聞近習小利之邪說目不觀爭地
兵職之危事聲色不得惑遊畋不得作貨利不得所
德已進矣尚猶有訪落之謀小毖之求助七月之
陳王業公劉之戒民事無逸之戒盤遊無誅不從無
言不聽而召公尚有不悅憂王之意如此乃能君臣
相濟上下維持以成太平今近臣則爭曰陛下聖德

己成臣下皆所不及無用諫諍言事之臣又不過指斥一二差除小事與今日不得志之人於國家大利害天下之大本末未問議論今左右倚爲廟堂之柱石者爲誰賴以爲醫工之藥石者爲誰爲陛下之股肱耳目者爲誰恭惟先皇帝德業茂盛播在四海陛下當思所以繼之之難不宜輕信偏聽容易持守詩書之所貴備成王者謂文武之業難繼也仁宗皇帝所以享國四十餘年內外無事以能聽諫諍也唐陸贄好諫自謂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言之苟利于國有補于君臣雖死不恨晉靈公冬寒鑿池宛春諫

之謂鑿池天寒以春之言罷役則是怨歸于公恩歸于春靈公曰宛春有善寡人能用之春之善即寡人之善也遂罷役裴延齡佞人帝欲相之陽城等諫諍事伏閤不去帝若懼不測□□將軍張萬福大言曰國家有直臣天下無廢矣吾年今八十與見□□□學術蹇淺言無文采發于孤忠言無忌諱願陛下萬暇少賜睿鑒幸而采擇念祖宗艱難之業除去四說口患若稽先王之道以措之當時非獨臣幸實天下之幸元符累官奉議郎高密廣平郡五院大小學教授上書毀佛道降授權發遣華州崇寧三年再降承

事郎添差監連水軍鹽茶酒稅李燾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參諸臣奏議

五年復宣德郎重和元年知建昌軍并嘗爲勸農文

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

師友爲者不可道也客話

洪芻傳

洪芻字駒父紹聖元年進士坐元符上書邪下降兩

官監汀州酒稅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宣德郎

靖康中諫議大夫汴京陷見景王祇候人曹三馬記

余大均放出顧作祇候人淮守自盜犯姦罰銅二十

斤除名勒停長流沙門島著有豫章方乘老圃集及

編建漢逸書若干卷 李燾長編參紀事本末 靖康要錄西江人物志

周鍔傳

周鍔字廉彥鄞縣人中元豐二年乙科調桐城尉既而曰古者學而後入仕未聞以政學也曩時門耳剽習特以取科目爾士當以治心修身爲本本立則事不足治於是官期至不赴[illegible]又百家之書無不讀讀必究其指歸箸而爲言必期有用旁至兵刑小學天文地理博極淹該時潞公文彥博韓公富弼溫公司馬光與其舅氏蜀公范鎮皆聚洛下鍔每請諸講貫六年上書論四事其一言朝廷已赦西夏許修職貢

戒邊吏勿妄出兵慮夏人入寇邊吏或守詔書不出禦敵其二言都城已爲崇墉深池非百步之間設爲樓櫓則不足以備不虞其三欲罷試太學博士止選於教官教官則選試於上舍內舍及改科以來有出身進士其四乞嚴太學補試之法士嘗孫鄉書者不必補而後入詔中書省記姓名長編二百三十二國子祭酒豐稷給事中范祖禹以學官賢良薦歷官自濠州戶曹以至提點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坑冶鑄錢公事爲政皆有綱要居曹幕則著會稽錄振饑圖宰縣則著日成月要歲會集守郡則著承宣集閱其書可以知其

政矣元豐末上疏論章惇非且言元符后不可配先
帝廢廟遂坐廢錮入元祐黨籍退休于家作四休堂
于西湖之西與弟銖偕隱相與徜徉山水間唱酬成
編紹興初朝廷專復黨人特轉中大夫將用之而老
矣有奏議表啟雜文二十卷明天集一卷六甲奇書
一卷尚書汪大猷差次之別承宣集爲一卷製序以
冠其首尊之曰鄞江先生文集鍔初娶胡氏尚書右
丞宗愈之女再娶王氏翰林學士覿之女而妹適陳
忠肅公瓘蔡京作黨碑婦翁甥舅俱入籍世以爲盛
事寶慶四明志參延祐
四明志通鑑長編

蕭刓傳

蕭刓累官觀察推官與蘇氏弟兄相倡和欒城人有和蕭刓察推賀旌叔司理登科還鄉四首紹聖元年責授朝散郎管勾崇禧觀元符三年坐上書謗訕降授承議郎添差監漳州鹽稅崇寧三年再降五官入元祐黨籍邪中第十三人紀事本末參蘇欒城集

趙越傳

趙越元祐八年累官通判開封府前知遂州榆社縣唐愨衝越節令廂巡收付右轄經宿方釋御史黃慶基劾越擅作威福紹聖元年都水監言河勢緊要楊

武歸逼近京城請救官司其提舉因護詔差趂疾速前去救護尋罷爲朝散大夫勾管崇福宮崇寧二年坐元符上書謗訕邪中第一人降授朝散大夫添差監無爲軍鹽酒稅五年敘復右朝議大夫長編參紀事本末

滕友傳

滕友應天宋城人廣東監司患傷寒不省久之夢泗州大聖灑楊枝水且語之曰宋祚無窮爲臣者惟忠與正無動汝志無易汝守亦有無窮之聞聽畢遂愈崇寧初爲朝奉郎二年坐元符上書謗訕降授奉議郎添差監泗州鹽稅五年敘復朝奉郎通鑑長編紀事本末參甲

申雜記　復官朝請大夫子濟宋史有傳紹聖四年為大理寺官坐斷遣內司兵士作賊失當罰銅三十斤長編四百九十

江恂傳

江恂崇寧選人坐崇寧初上書謗訕特衝替永不得改官二年入黨籍五年吏部注在外差遣紀事本末

方适傳

方适字彥周福建莆田人愼言從孫元符三年特奏名對策乞復元祐皇后其略曰昔陛下迎后於西宮也天下之人舉欣欣然而相告者無他得君母也及

遷后於北宮也天下之人舉族首蹙額而相告者無他失君母也臣願陛下力排羣議遷后西宮而道路藉藉之言息矣哲宗不加罪命置下第尋又上書謂秦人緘口腹誹享國日蹙東漢宦官擅權而極禍以降所存者位號而已武王數紂之罪在於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百姓所陳皆譏切時政忤旨銜替永不得改官崇寧三年詔籍上書邪等人适與焉仕終福清縣丞初陳瓘爲覆考官見适策歎曰是何舉人敢直言如此後與徽宗論事復對徽宗誦适語徽宗曰卿力搜訪其人适竟不肯自達崇寧中入元祐黨籍

從弟僎仕至壽州安豐令召赴都堂審察以不謁蔡京報罷掛冠歸（福建通志卷一百八十）

## 許端卿傳

許端卿字中甫新安人元符二年官承議郎禮部員外郎廣西提刑三年召歸刑部端卿雅有煙洞之好論桂之龍隱巖元風洞屏風巖皆有題名崇甯初提點秦鳳刑獄坐為刑部侍郎時用元祐任寬縱之說刪改元符敕條降通直郎（九朝編年通鑑長編宋大詔令廣西通志金石略）崇甯三年入黨籍五十敘復承議郎與知州差遣（紀事本末）

## 李昭玘傳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擢進士第徐州教授守孫覺深禮之用李清臣薦為祕書省正

字通判潞州潞民死多不葬昭玘斥官地畫兆竁具棺衾作文風之俗爲一變提點永興軍两京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爲右司員外郎遷太常少卿崇寧初詔以昭玘嘗倡搖先烈改元豐勅條倡實繼之邪說罷主管鴻慶宮遂入黨籍中居閑十五年自號樂靜先生寓意法書圖畫貯于十襲命曰燕游十友自序以爲與今人友或趨附而陷于禍吾寧與十者友久益有味也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使人致已意昭玘惟求祕閣法帖而已晚知欽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之而已卒紹興初

追復直徽猷閣事迹詳宋史本傳

向紃傳

向紃累官朝請大夫光祿卿崇寧元年爲刑部官倡爲寬縱之說刪改元符勅條降右朝議大夫九朝編年宋大詔令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左朝議大夫與知州差遣紀事本末

陳察傳

陳察字晦叔建陽老寧人貫開封熙寧九年進士元祐元年官宣德郎歷知石城吳縣通判泉州李淸臣薦堪館閣選除秘書省正字五年與李昭玘晁補之同爲校書郎尋改太常丞集賢校理

六年爲太常博士七年權利州路轉運判官紹聖四年改祕閣校理爲江東轉運判官尋召爲戸部員外郎詳定重修敕令所刪定官出爲成都府轉運使元符元年奏乞監司歲舉明審端恕善治獄充錄事參軍詔令吏部立選法閒奏尋以朝請郎試大理少卿蔡京當國引疾致仕崇甯元年坐爲戸部時刪改元符敕條落職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奉郎提舉崇福宮蔡在吳時蔡京過之爲書懸榜察却之以此忤京年九十五而終宋大詔令通鑑長編參記事本末盧熊蘇州府志

## 鍾正甫傳

鍾正甫武陵人治平二年進士與米芾友善蔣之奇

薦之湖南通志紹聖四年累官朝奉郎詳定重修敕令所刪定官元符元年知處州言伏聞朝廷以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蘇轍等悖逆罪狀命官置局編錄成書以正邦刑爲世大戒臣竊恐朝廷尚有遺隱未盡編錄今據臣所知悉具奏陳以備采擇臣嘗與劉惟簡商議執事因臣語及元祐初先帝陵土未乾而善政已爲司馬光等變壞更張造爲謗訕不復有臣子之義惟簡遂爲臣言光等姦黨相濟逆亂自肆最不可忍者二事其一元祐元年明堂光等心懷怨懟建議不以先帝配宗祀而欲祀仁宗皇帝先帝幾不得與祭

頼禮官何洵直力爭以謂嚴父配天古今之定禮其事見於孝經雖童稚皆能誦之且自古無宗祀祖考于明堂者其議遂寢而先帝始不廢于宗祀此皆悖逆無道非臣子之所宜言臣與惟簡相對流涕獻忼慨切齒而恨其事不得達聞于上聽以治光等之罪也今惟簡既死竊恐朝廷未及案問而光等罪惡有所隱脫臣雖守郡在遠輒慕古人見無禮于君者如鷹鸇逐鳥雀之義奮不忠憤不能自已謹劄與編類姦臣事狀寮序辰等長編四百九十四召爲刑部員外郎

道鄉請上殿乞選縣令及學官以厚風俗五百十六改廣

集

東運判親往新州追攝本州羈管人前諫官鄒浩就
獄根勘賓客往來餽遺等事會大赦釋免爲陳瓘劾
奏坐黜降授朝議郎淮東提刑崇寧初編類元符章
疏正而爲正上第一人擢金部員外郎後坐爲刑部
官刪改元符赦條降朝請郎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
敘復朝奉大夫知筠州大觀二年出籍九朝編年參
末長編紀事本

高茂華傳

高茂華字秀實元氏人祖化始徙祥符茂華人物秀整有出塵之姿其
爲文稱是嘗和呂本中高郵道中詩有中途留形占

星聚一夕披顏覺霧收之句與曾元嗣續闕止叔詔呂本中居仁韓子蒼駒顏平仲岐饒德操節爲十友

崇寧元年臣僚上言布與韓忠彥李清臣交近爲私結爲死黨使其子壻吳則禮外甥高茂華往來計議共成元祐之黨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承議郎長編參紀事本末庚溪詩話雞肋集高日墓志

楊彥璋傳

楊彥璋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散大夫大觀二年出籍紀事本末

廖正一傳

廖正一字明略福建將樂人元豐二年進士元祐初歷華州司戶參軍同知樞密院事安燾薦正一堪充館閣召試學士院蘇軾得其對策奇之力言其才除秘書省正字軾每邀正一論文必出密雲龍茶飲之故名亦亞於四學士嘗居言路著直聲出知常州蔡京稱其學問汪洋文章瑰瑋所造非眾人能及云崇寧三年列名黨籍自號竹林居士（福建通志）正一四六最為高奇賀安厚卿啟云遠離門牆逝跡江湖之外闕望麾祩榮光河洛之間又賀張丞相啟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

眞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高午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亟有時雨又謝安厚卿答書之啟云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嵩邑信塞馬之依風嘷然晨光照此

莽屋詩四六

李夷行傳

李夷行字炳大不詳里貫元豐七年爲邢州司法參軍鄜延軍略勾當公事隨軍獲一級爲承議郎元符二年提舉熙河蘭會路弓箭手上言申招刺之法先經本府及州軍相去不下兩三程以上往返已是勞費及將司百端邀阻有留滯十餘日不能拍試以此

多不敢應募乞除將副在城寨許赴將副如帥司州軍相近即於以次近將副處拍試收補又逃亡空地既不緊行招人又不速勸租佃即因此人員可以冒種兼城寨使臣往往借賃牛具選擇肥田私自耕種或收受馬料其為姦弊不可勝言今欲乞令本城寨將空地分作等第出榜招人出租權佃如逃田內有山石委是不可耕種者委提舉官相度除放又闕馬人元給到添給地五十畝依條限半年災傷更展半年如不買馬即許有馬請射令本路闕馬不少例各經隔年歲不曾勾收地土亦不曾召人租佃使之坐

占美地安肯備錢一半收買馬今欲乞閣馬人更不拘收添給地土據其肥瘠認定每畝租課雖在半年限內亦令送納候買到馬日除放又弓箭手初買到馬全給官錢比來芻料翔貴憚於收養往往故有死損又將出界止揀壯馬前去其閣馬瘦人各不隨軍內有一指揮只揀得一二十疋出戰者乞令就近將官并城寨使臣常切體度將合閣不能贍馬人許令兩養馬者兌養并贍馬地隨馬給付即不得兌與人貝及有物力頑猾之人又大買多將錢物借與長行租種地土及借與牛具耔種與之合種分收租課致

長行貧乏有誤出入乞令所屬體訪覺察違者杖一百錢物不追並從之以熙河蘭會經略使鍾傳等奏门草原討蕩妄增首級降一官明年以言邊事失實罷後爲都水監丞請復詩賦取士爲彭汝霖所劾建中靖國元年坐欲害經術乞兼詩賦勒停崇寧三年入黨籍五年敘復朝請郎與監廟差遣長編參紀事本末尋知泗州州內賊于市表行遣隣家並盡工往觀抉膜摘膏肓曲折圖之盡得纖悉命楊介校以古書爲存眞圖郡齋讀書志

彭陪傳

彭醕字道源江西廬陵人生而頴悟六歲時賦中秋不見月詩有警句由是以詞章經術馳聲鄉閭年三十一登熙甯六年進士第嘗攝行靖安臨川二邑已而令石首令淵陰守康守賀守南安所至以儒雅飭吏治有術吏之日嘗上書譏切王氏之學崇甯三年入黨籍政和初以朝奉大夫致仕自號定庵又曰卧雲翁有徹溪居士集五十卷周必大楊萬里爲之序

廬陵縣志參周益公平園續稾楊誠齋集

梁士能傳

梁士能崇甯三年入黨籍五年叙復左朝議大夫大

觀二一年出籍紀事本末